

海上歼敌

曲 艺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海上歼敌..... (2)

新战士小康..... (9)

海上歼敌

(鼓詞)

宮 欽 科

台湾海峡銀浪翻，
澎湃万里繞群山，
解放軍日夜守卫海防綫，
时刻准备把敌歼。
这一天，紅日西沉天色晚，
一輪明月挂西天。
指揮員传达上級命令：
“有一只蔣賊軍艦出海湾，
从金門向台湾狼狽逃窜，
立刻截击把它歼！”
解放軍接到命令精神抖擻，

一个个表示决心摩拳擦掌。
周德全本是一个新战士，
当鱼雷手刚刚一年。
入营后天天把兵练，
早就盼为祖国立功这一天。
战斗的机会可来到，
决心要英勇奋战解放台湾。
快艇队接令齐出动，
划破海水如白烟。
一个个展开银翅膀，
两翼浪花上下翻。
周德全瞅着鱼雷心高兴，
仔仔细细又检查一番。
手摸鱼雷把头点，
不由地自语又自言：
“鱼雷啊，你可要听我的话，
到时候乖乖给我炸敌船。
消灭敌舰得胜利，

我为你庆功在台湾！”

时间刚过十一点，

追上敌舰在海湾。

那敌舰正在拼命逃窜，

狼狈不堪溃向台湾。

周德全一见怒火起，

手指敌舰气冲天，

“大胆的蒋贼那里走，

今天休想回台湾，

我叫你粉身碎骨葬海底，

再想窜犹难上难！”

周德全满腔仇恨正叨念，

艇长的命令往下传，

“鱼雷手要注意准备发射，

领取‘讯管’往上安。”

周德全复诵完艇长命令，

过跑去领“讯管”忙往上安。

拿回来往管眼使劲一放，

“关栓盖”一关没按严；
一扭“转把”没转动，
正要发射把故障添。
快艇队飞快地冲向敌艇，
眼看着敌艇到眼前。
紧要关头出事故，
这下可难坏了周德全；
有心前去取“讯管”，
手按着“关栓盖”不能动弹，
假若是撒手艇一动，
就要溜到海里边；
有心不去重取“讯管”，
发射不出怎把敌歼。
到手的敌艇不能放走，
一定要截住把它歼！
周德全正在这千钧一发为难处，
正巧过来班长王世年。
周德全伸手忙拽住，

急忙比画顧不得发言。
王班长一見明白了，
迅速地用手把“关栓盖”按。
周德全飞奔向外跑，
新要来“訊管”重往上安。
順利地排除魚雷故障，
周德全信心百倍乐顛顛。
迅速地做好一切准备，
等候着传达发射时间。
眼瞅着快艇靠近敌艦，
艇长沉着把令传，
一連喊出三声“預备”，
周德全怒視敌艦眼瞪圓。
艇长将喊一个“放”字，
那魚雷跃进海水似箭穿。
只听得“轟”的一声巨响，
水柱直起冲破天。
只惊得海水滾滾掀起巨浪，

只震得快艇左右顛。
敵艦上頃刻之間火光起，
濃烟滾滾冲九天。
整个敵艦如聋似哑，
熊熊烈日照紅天。
艦身炸出两个大洞，
滾滾海水往里淹。
霎时之間沉入海底，
只剩下巨浪翻花打轉轉。
蔣賊艦奔向龙宮前去报到，
快艇上勇士們欢呼震天。
撥轉船头往回赶，
愉快的心情比蜜甜。
互相握手来祝賀，
一个个兴高采烈把談話。
这个說：“我觉着还没使出劲儿。”
那个說：“再多几支才能解饑！”
这个說：“决不辜負人民希望。”

那个說，“一定要严惩美蔣解放台湾！”
大家伙說說笑笑往回走，
海风吹过軟綿綿。
銀白月色洒海面，
水声伴着歌声喧，
胜利紅旗迎风展，
海水高歌奏凱旋。

新战士小康

(山東快書)

宮欽科

說的是，解放軍日日夜夜保國防，
保卫着社会主义建設貢獻力量。
这一天圓溜溜的月亮挂天上，
照耀着大地山河亮堂堂，
月光下只听脚步沙沙响，
一个巡邏小組游动在界河旁。
前头領队的孙鳴是副班长，
后边走的叫王天祥，
中間小个子矮半截，他是新战士叫小康。
三个人背上都揹防雨布，

胸前还挂着自动枪，
看年纪都不过二十上下，
红盈盈的脸上喜洋洋。
三个人并排慢步朝前走，
小康不住叫班长：
“班长：离我家不远就是座钢铁厂，
一到这晚就出钢，
钢水奔泻一出爐，
照得满天红堂堂。
工人流汗把钢炼，
做出枪砲送给咱前方，
咱保卫祖国的生产建设，
叫它建设得像苏联那样富强。”
班长耻着小康不住地笑，
手拍他肩膀把话讲：
“小康：你忘了这是国防线，
胡思乱想可不相当。”
小康说：“你没看见你不想，

高爐那肚子可真飽。 ”

天祥說：“得了，你思想溜号不分地点，把巡邏紀律忘哪勞。”

他三个說說笑笑并肩走，

轉眼拐到草地上，

亮晶晶的露珠草上滾，

月照綠草閃銀光。

小康一邊走着留神看，

发现一溜草上沒有露水光。

心想这可真奇怪！

为什么这溜綠草不閃光？

走到跟前又看不准，

回头一眄“呀！”和自己走过的那溜一个样。

弯腰拔草看詳細，

还有清晰的脚印印地上。

(夹白) “脚印？”

小康忙把班长喊：

(夹白) “班长，脚印！”

一定有人偷着出了国境。

露掉了露水不发光。

班长叫：“天祥你先放哨，

我俩再把脚印看端详。”

这脚印是后脚跟深深印在地

前脚掌印得浅光光。

（夹白）不对，这里有问题！

人往前走总是脚掌先着地，

脚跟随后才能落地上，

脚掌应比脚跟深，

这个为什么不一样？

莫不是他背着身子退着走，

莫不是他把鞋倒穿在脚上？

怕露了马脚人追赶，

故意搞这分鬼名堂。

再把带在草上的泥土拿起看，

有亮晶晶的砂子还闪光。

噢！这里本是泥土地，

（七）

哪来的砂子黏土上，
这一定是敌人溜进国境，
把界河的砂子带到这地方。

(夹白) “小康，你真是新战士，这是敌人偷进国境来了。”

“偷进国境？！”

三个人顺着脚步向前赶，
爬山越岭过窪塘。
看脚印知道敌人背身走过青草地，
又转过身子奔前方，
狡猾不从正路走，
净走荒山乱窪塘，
有时攀着树藤翻峭壁，
有时滑下陡坡过草荒。
三个人追到峭壁下，
两丈多高像座墙。
孙鸣攀着藤条爬上去，
天祥也跟着到了峭壁上。

小康爬到当腰“咔嚓”一声响，
骨碌碌摔在峭壁根旁。

孙鸣细声把小康叫，
心里可着实有点慌，
敌人没拿到又出了事，
摔坏了小康可怎么抓豺狼？
小康昏昏沉沉听着班长叫，
带着伤口又爬到峭壁上。

(夹白)“怎么样？”

“不要紧，追吧，抓住狗日的算总账！”
一气又追进老树林，
密密的叶子遮住了月亮光，
看不见脚印哪里有，
黑洞洞的不见五指短和长。
孙鸣想：树上嗒嗒滴着水
一股潮气阴森森的凉。
敌人绝不会在这里，
一定转到别处去躲藏；

猛想起，离这不远有座尖石山，
满山树木大石好隐藏，
从敌人一路走的脚印来判断，
一定是鑽进哪里干勾当。
想到这对他俩輕輕一摆手，
两个人会意点头紧跟上，
刚一进山就听“沙沙”响，
越走越近像在耳旁。
停住脚步仔細看，
隱約还听见有人在嘟囔：

(夹白) “埃西，埃西……我是三号，我是三号，
听到了嗎？請回答，請回答……我現在安全过来了…
…”

小康一陣心高兴，
“报話机！”差点沒有喊出腔。
孙鳴細听声音发在哪里，
凭經驗他辨出是在石崖上，
立徒的石崖足有八九丈，

繞到后边才看端詳，
一顆半截树桩发出綠光亮，
“沙沙沙”的声音正出在这廂。
前进一步听仔細，
里边正談着鬼名堂。

(夹白)“这一关总算过来了，这都亏了你带路带的好！”
听，特务还把反革命分子来夸奖。
嘿嘿，长官，我閉着眼睛也摸不錯。这地方別說
解放軍，就是鬼也找不到……”

小康心里一陣笑：

(夹白)还吹牛呢！

一会就叫你把俘虏当。”
树下影影綽綽出現两个黑影，
是放哨的蹲在崖头上。
小康他端枪大声喊：
“赶快投降放下枪！”
那两个傢伙撒腿就要跑，
一个往东一个奔西方。